

迷神記

施定柔◎著

朝華出版社

十指生秋

數聲彈

不知君此曲

曾斷幾人腸

◎迷晴江湖◎

定柔三迷武俠書系

萍踪易逝 俠影難尋 水墨江湖自成清新一派

運筆如刀 紙上爭雄 定柔三迷決戰武俠之巔



迷情江湖
定柔三迷武俠書系

迷神記

施定柔◎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神记/施定柔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5. 12
(“迷情江湖·定柔三迷”新武侠系列)

ISBN 7-5054-1426-7

I. 迷... II. 施...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0282 号

迷神记

著 者 施定柔

出版人 田 辉

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

双城印象

九界文学网

责任编辑 张宏宇

特约编辑 双 城 刘 颖

责任印制 赵 岭

装帧设计 亿点印象·海凝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79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426-7/G·079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施定柔

湖北武汉人，现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博士研究生，晋江原创网、九界文学网首席女作家。代表作“定柔三迷”：《迷侠记》、《迷行记》、《迷神记》。2004年首次连载发表后，仅一年时间，点评阅读积分已位居晋江原创网总排名前5名。关于“三迷”的讨论，至今仍在网络中高潮频起，不但吸引了无数大众读者，更是引得许多文学研究者对其进行评论。“三迷”所独创的水墨江湖风格及女性主义创作将成为新武侠这一流行文学中的奇葩瑰景。本小说出版前经作者精心修订，与网络版出入较大，敬请留意。

定柔三迷
 迷情江湖
 定柔三迷
 定柔三迷



策 划：双城印象
 www.52ct.net
 九界文学网
 www.jiujiewenxue.com
 朝华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宏宇
 特约编辑：双城 刘颖
 封面插图：莲若兮 李哲浩
 装帧设计：十点印象·海凝
 hailine@sina.com

目录



- | | | | |
|---------------|-------|--------------|-------|
| 第一章 / 寒冬夜行 | ◎ 1 | 第十三章 / 儿时好友 | ◎ 120 |
| 第二章 / 潜龙斋岁月 | ◎ 8 | 第十四章 / 自己的神 | ◎ 131 |
| 第三章 / 证类本草 | ◎ 25 | 第十五章 / 回春堂 | ◎ 150 |
| 第四章 / 小湄 | ◎ 31 | 第十六章 / 表兄遥远 | ◎ 162 |
| 第五章 / 江湖郎中 | ◎ 42 | 第十七章 / 雏菊 | ◎ 177 |
| 第六章 / 屋子中的屋子 | ◎ 52 | 第十八章 / 青梅竹马 | ◎ 189 |
| 第七章 / 竹殷 | ◎ 64 | 第十九章 / 冷杉与古藤 | ◎ 201 |
| 第八章 / 苏风沂 | ◎ 68 | 第二十章 / 青苹果 | ◎ 217 |
| 第九章 / 危险的补充 | ◎ 80 | 第二十一章 / 风摇醉魄 | ◎ 234 |
| 第十章 / 一篮情感的鸡蛋 | ◎ 85 | 第二十二章 / 丁将军 | ◎ 250 |
| 第十一章 / 逝水茶轩 | ◎ 99 | 第二十三章 / 青岭三 | ◎ 265 |
| 第十二章 / 清欢阁 | ◎ 108 | 第二十四章 / 尾声 | ◎ 282 |

寒 冬 夜 行

第一章

马车驶入狭窄弯曲的山道时，裹在皮袄之内的男孩子还没有完全醒来，却已在梦中听见了簌簌的雪声。他若醒得更早一些，也许可以发现黎明之前的雪是淡紫色的。天空净如深海，地上的一切都成了海的倒影。凌晨的空气寒彻胸膈，车声磷磷，在僵硬的耳膜中变得陌生而遥远。如若此时撩开车帘，他会看见道路的两旁几乎全是十丈来高的赤松与冷杉，纯白的枝桠舒展交错，无拘无束地指向苍穹，犹如盛夏中的道道闪电。在森冷的月光下晶莹闪烁的，是水青树与连香树上残留的叶子。上面也许记录着这一年春风初度时第一抹阳光出现的情景，或是蝴蝶飞落掉了花粉、猕猴跳过划伤了叶脉，以及秋水上涨、山花凋零之类的消息。即便是积雪初晴天气，马车驶过的轻微震荡也会惹来一团缤纷乱雪。山峦黝黑如墨，巨兽般潜伏在树林之后。空山中回响着赶车人轻快的鞭声。

半梦半醒之间，马车忽然轻轻一跳，接着缓缓地停了下来，歪向一边。他听到沉睡中的母亲惊醒过来，尖叫了一声：“家贵！出了什么事？”

“奶奶的！这路上几时又多了一个水坑？孩儿他娘，我下去弄弄就好。”母亲的惊呼顿时被父亲粗大沉闷、嗡嗡作响的噪音淹没了。

刘家贵脱下羊袍，挽起裤腿，毫不犹豫地跳进水坑。只听得“喀嚓”一响，水面的薄冰破了个大洞，那水坑远比他的想像要深出两倍，顿时半截身子都浸在冰水中。他双手扳住车轮，咬牙往上一顶。马车动了一动，又落回原处。连续数次，他都无法将车轮抬到坑外。一怒之下不由

得冲着车厢一阵大吼：

“都给我滚下来！奶奶的！车都快翻了你们还坐在上头！”

车里人立时惊慌地扶着车沿，抖抖缩缩地跳下来。先下来的妇人英娘是个瘦削标致的女人，车外的空气比车内寒冷十倍，她只好先用围巾捂住耳朵，再将车上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接下来。那男孩倒伶俐，只轻轻地扶了扶母亲的手臂，自己一跳，跳到雪中。

“接着！”

男孩眼光一错，手中已多了两件父亲的上衣。在坑中的人上身赤裸，下身湿透，黄里透红的肌肤在冰冷的冬夜冒着热气。他看见父亲的双眉已凝上了一层薄霜，粗壮的腿蹬住坑沿，手臂青筋暴露，猛一使力，肩头的肌肉山峦般拱起。他几乎将整个后车厢都抬了起来，那车子却停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骏儿，拿着我的鞭子，去打一下马。”他在水中高叫。

“爹，我……我不会。”男孩子瑟瑟缩缩地答道。

“蠢蛋，你二伯没教你？”

“没有。”男孩子一脸内疚地看着父亲。

“那我们今天只怕就要冻死在这里了！”刘家贵没好气地哼了一声，继续用力推车。

男孩子咬着嘴唇想了一想，忽然将皮袍一脱，“扑通”一声跳进水里，道：“爹爹，我来帮你！”

“骏儿上来！”英娘抢到坑边，一把拉住男孩子的手，使劲地将他往上拽。刘家贵却一掌推开她的手，粗声粗气地道：“这是爷们的事，女人站一边去。骏儿，好样的！你来顶住车轮。奶奶的，冻死我啦，咱们先喝一口苞谷酒再说。”

他从坑边的衣物里翻出一个葫芦递给儿子。男孩子仰头灌下一大口，土产的苞谷酒酒性浓烈，呛得他涕泪交流。他却不肯示弱，不等眼泪流出来，又强自灌下一大口。

“现在还冷么？”刘家贵问道。

“……不冷冷冷冷……”，他本想说不冷，可惜实在太冷，牙齿冻

得咯咯直响，一连说出了十几个“冷”字。若不是下半身已完全麻木，他整个人几乎就要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也许你喝得太少了，要不要再来一口？”水中男人神情粗犷，有些不满意地看着这个冻得一脸青白、嘴唇发紫的男孩。他原本想说：“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早已经……”，又觉得现在不是教训人的时候。便将厚大的手掌往男孩的肩头一按，仿佛要将发抖止住，道：“还冷么？”

“爹爹不冷，我也不冷！”男孩子大声道，生怕自己不信，又加了一句：“真的一点也不冷！”

“这才是我刘家贵的儿子！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难事，你只要想起这一夜，便没有过不去的时候。用手顶住这里！”

“爹爹，我……我的手发麻……”男孩子的话音里已有些哭腔了。

“手发麻就用肩膀来顶。”父亲无情的声音再次响起。

两人一起用力，刘家贵在空中甩了一记响鞭，两匹雄骏的黑马往前一探，车轮终于离开了水坑。两人迅速地从冰水中爬出来披上衣裳，又各喝了一大口酒，刘家贵抓起一团雪在儿子的双手上用力地揉搓着，问道：“现在好些了么？”

“痛！”男孩子皱着眉头答道，感到腹中燃起了一团烈火。

“痛就是有感觉，上车去吧。”

“爹爹，我什么时候才会像你那样不怕冷？”

“小子，这是你头一次哪，再多干几回就好啦。”刘家贵摸了摸儿子的脑袋：“上车去罢，我们这就到家了。”

雪地上的阳光十分刺眼，刘骏踩着雪，跟着仙儿来到一个陌生的院子。仙儿穿着件绣着水仙花的新棉袄，胸前一个小小的围兜，已被涎水湿透。她一点也不好看，眼睛极小，笑的时候就眯成一条缝。母亲常说，仙儿出生时老天爷正巧打了一个盹，所以她的脑子不管用，长得也不像刘家任何一个人。单从五官上仔细琢磨也找不出一点与自己相似的地方。她的脸蛋红扑扑的，两颗虎牙凸出来，随时随地流露出婴儿般稚嫩无知的样子。



“记住，你是我姐姐，我是你弟弟。”一路上他不停地向她重复：“弟弟，弟弟，弟弟……”

“哥哥。”仙儿不为所动，固执地叫他哥哥。

“你比我大四岁。”

“哥哥。”

“你为什么叫我哥哥？”

“哥哥。”

“好罢。”他叹了一口气，掏出手绢，替她擦了擦鼻涕。临走时英娘给他带了一大叠柔软的手绢，就在路上已用掉了三条。仙儿不会控制自己身上流出的液体，她经常尿床、尿裤子。她在哪里都会做出令刘家丢脸的事情来。

父亲告诉他，仙儿喜欢热闹，喜欢人多，喜欢和一群小孩子们疯闹。“你跟着你姐姐玩儿，只要不让她走丢就行。”

仙儿的眼光怯生生的，她不肯拉他的手，出了门就拔腿飞跑。他追上去，从怀里掏出一颗糖塞进她的口里。

她终于停下来，叫了他一声哥哥。他趁机拉住了她的手又不敢抓得很紧。她不情愿地拉着他往前走了几炷香的工夫，停在一个有着碧油屏门的院子门口。

门内传来孩子们嬉戏之声。

他迟疑片刻，推开院门，顿时无数的雪球向他飞来。仙儿尖叫着奔了进去，他看见一群孩子一边向她扔雪球，一边追着她大喊：“傻大来啰！傻大来啰！”

其中一个男孩子喝道：“傻大别动！”

仙儿立即站住，立时又有无数的雪球向她打去。她乐得咯咯直笑，过了一会儿，见雪球越来越密，又哇哇地大哭了起来。

“傻大，我们把你堆成雪人，好不好？”另一个男孩子道：“你不是一直想玩雪么？这回我们堆个大的——”话音未落，一个黑影直冲过来，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打得他眼冒金星，接着一张愤怒的脸向他恶狠狠地喊道：

“别欺负我姐姐!”

被打的男孩高他一头，中了一拳，身子只是晃了一晃，一怒之下冷不防抓住他的衣领，将他踹倒在地，一条腿半跪在他的背上，道：“你是傻大的弟弟?”

“是!”男孩的手被拧着，痛得钻心，却拼命咬牙忍住。

“那你就是傻二!”

“我不是傻二，我叫刘骏。”

“傻大的弟弟就是傻二!”

“傻二! 傻二! 傻二!”一群孩子拍着手围着他叫起来，他怒气冲天地翻了个身，朝着那个欺负他的人猛扑过去。

“打架啰! 打架啰! 大家快上呀!”男孩子们一拥而上，顿时叠成一个人堆，将他夹在当中，大家互相扭打起来。他感到有人拧他的耳朵，有人踢他的腿；他也拧别人的耳朵，也踢别人的腿。十来个男孩子压在一处，二十条腿踢着雪花乱飞。他瞅空将身边一个人的裤子撕了个大洞，又一拳打在另一个人的腰上，有一半的人嗷嗷乱叫。正闹得翻天覆地，只听得有人叫道：“快撤! 有人来啦!”顿时，七八个小孩从人堆里跳起来，跑得无影无踪。刘骏身子一轻，低头一看，只有一个小个子的男孩被他压在身下，正使劲地拽着他的衣裳。他余怒未消，对准他的鼻子“砰”地就是一拳。鲜红的鼻血立时狂涌而出。那男孩怒道：“你干嘛打我的鼻子?”说罢，一口咬住他的胳膊。

他回手一拳，正捶在男孩子的脸上，这一回，他有些心虚，不敢用力，可那男孩子一张白皙的脸上却出现了一块乌紫。他扭住男孩子的颈子，骑在他身上，道：“说! 下次还敢不敢欺负我姐姐了?”

“我没欺负过你姐姐!”

“抵赖是不是?”他使劲拧他的手，男孩子痛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也不肯示弱，道：“我没抵赖!”

“刚刚是不是你向我姐姐扔雪球?”

“什么雪球? 我刚出来。”

“你刚出来怎么会被我压在地上?”

“我也不知道。我看见有人打架就过来了。”

“你过来干什么？你凑什么热闹？”

“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只是喜欢打架而已。”男孩子道。

刘骏一听，哭笑不得，连忙放开他：“那我刚才岂不是白揍了你一顿？”

男孩还在不停地流着鼻血，便从怀里掏出手绢将鼻子捂住。

“你的眼睛也肿了。”刘骏道。

“过几天就会好的。”男孩子道。

“对不起，你若早些告诉我，我也不会打你的。”

“不要紧。我不是也把你的手咬破了？下次若还有架打，记得叫上我。”

那男孩子虽又瘦又小，却是肤色白皙，模样清秀，全身都裹在一件白色的狐袍子里。

“我是新来的。”刘骏道。

“哦。”

“我叫刘骏。”

“我叫慕容子忻。”

“你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长？”

“不知道，你就叫我子忻好了。你从哪里来？”

“我……我从乡下来，是乡下人。”

子忻觉得这句话很奇怪，道：“这里就是乡下。”

“我是说，我是山里人。”他更正了一下。

“我也是山里人，这里的山很多的。”他接着又问：“你明天去不去家塾？”

“爹爹说我要去，不如咱们一起去吧。”

“好啊。”子忻点点头，停顿片刻，忽然问道：“你识字么？”

“不识。”

“我也不识。”他开始咬指甲。

刘骏问道：“你为什么还咬指甲？”

“我天生就喜欢咬。”

“起来罢，别老坐在雪地里。”他道。

男孩子双手在雪地里一阵乱摸，摸出一对拐杖，慢吞吞地爬了起来。

“你的腿怎么了？”

“我走路不是很方便。”好像曾有一千个人问过同样的问题，男孩子的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态。

“我来扶你一下吧？”

“不用。”

“下回若有人敢欺负你，只管来找我，我帮你打架。”看着男孩子一脸青紫，堵在鼻上的手绢又是一团殷红，走起路来更是瘸得厉害，他颇感内疚。

“没人欺负我，”慕容子忻道，“我很少出门。”

“那我去找我姐姐了。”

“再见。”男孩道。

学堂就设在西廊不远处的“潜龙斋”中。迎面一排朱红亮漆的隔扇门，长窗上镂着十字葵花的图案，框格间嵌着磨光的贝壳，给一缕冬阳照得闪闪发亮。从廊上空窗望去，中庭上疏疏朗朗几株挂雪的梧桐在寒风中挺立着，远处是曲曲一弯湖畔。这去处刘骏当然不曾来过，子忻看上去也不甚熟悉。

走入空空落落的一个斋堂，两人找了张桌子坐下来。刘骏从布袋里掏出笔墨，齐齐整整地摆在桌上。子忻静悄悄地坐在一旁，桌前一无所有。几个男孩子在中庭嬉闹，听得一位长袍老翁缓缓地从院门口走来，咳嗽了一声，便一窝蜂地拥进堂内，各自找着自己的位子坐了下来。

黎先生踱入斋内，笔直地坐在一把太师椅上，捋了捋山羊胡须，闭目养神，待得人声安静下来方缓缓睁开眼，道：“人都来齐了么？”

“齐了。”一个男孩答道。

“第一堂课，不忙识字，先讲规矩。大凡入学读书，先学修身次学治心。先要懂得事亲接物，然后方可穷理尽性。这一点，你们可明白？”

座上一群孩子齐道：“明白！”

黎先生点点头，接着道：“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衣服鞋袜，要时时收拾干净。男子有三紧：已冠要戴头巾、未冠要总髻——不能披头散发，这是头紧；腰带要扎好，不得松散，这是腰紧；鞋袜要系牢，不得拖沓，这是脚紧。总之，衣冠不得宽慢。宽慢则身体放肆不端严，不端严则易

为人所轻贱。”

这一番话说罢，座下顿时一阵哄乱，扎头发的、系鞋袜的、扯腰带的皆而有之。

黎先生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面前东倒西歪、手忙脚乱的众人，清了清嗓子，又道：“为人子弟，说话常要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哗，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导，当垂首聆听，不可妄自议论。长上有过，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隐嘿，事后徐徐细禀。朋友之间也亦当如此。”

刘骏悄悄地问道：“什么叫‘隐嘿’？”

子忻道：“就是闭口不说。”

“凡行步，须得端正，要笼袖徐行，不可以疾走跳踉。若是父母长上招唤，则应疾走而前，不可舒缓。相揖，必折腰；对父亲、长上、朋友必自称名；称呼长上不可以字；有宾客不敢坐于正厅，升降不敢由东阶，上下马不敢当厅，凡事不敢自拟于其父。”

“……伺长者侧，必正言拱手，据实以对，言不可妄。事长者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饮食，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开门揭帘，要徐徐轻手，不可有震响……凡如厕，必去上衣；下厕，必洗手。夜行，必以灯烛，无烛则止。夜卧必用枕，勿以寝衣覆首……”

无穷无尽的规矩喷泉般没完没了地从黎先生的口中涌出来，众学生耐着性子听了大半个时辰，已沉闷得昏昏欲睡，忽听黎先生道：“这些规矩还只是个开头，我已给每人印了一本小册子，等会儿学散了，每人回家都要用心温习，把我今天讲的规矩背下来。明天我一条一条地问，答不出的，嘿嘿！”众人心中一惊，正惶恐间，桌上的戒尺响了两下，梆梆有声，都吓得一头冷汗，方知学长们给这位黎先生起的“长脸夜叉”的外号当真不虚。

“现在我们来学作揖。赵清顺，你上来一下。”黎先生站起来，走到堂前，当着众人，认认真真的揖一下，便叫一个学生来学。

每个人不得不都站起来，伸长手拜佛一般揖着，听他一一指正：“双足要稍宽，这样才能立得稳。弯腰的时候，眼要看着自己的鞋头，威仪

方美。往下揖时，膝要直，不得曲了。对位尊之人，得手过膝下，再手随身起。很对，就是这样……”一抬眼，见一群孩子此起彼伏地揖着，惟有慕容子忻悄然独坐，一动不动，冷眼地看众人，一副万事与己无干的样子。

黎先生板着脸，双目威光四射，沉声道：“子忻，你为什么不学？”

子忻拄着拐杖慢吞吞地站起来，马马虎虎地揖了一下，又坐了回去。

“重来。”黎先生冷冷地道：“如果你面前站着的是皇帝老子，你也如此放肆轻慢么？”

瞬间，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十来双眸子直直地盯在他身上。

他只好又认真地揖了一次，慌张之中弯腰微过，一时头重脚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他原本脸上又青又肿，看上去十分滑稽；这一摔倒，样子愈发可笑。一旁观看的学生有几个顿时忍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

“笑甚么笑！如果摔下去的是你们自己的父兄，你们也这么笑么？”

黎先生大喝一声，众人吓得立时噤声。

刘骏忙俯身想将子忻搀扶起来，子忻避开他的手，轻声道：“我自己来。”说罢自己慢慢爬起身来，坐回椅上，拂了拂袍子上的灰尘，满脸发青，低头不语。

剩下的课先讲晨昏定省，如何请安，如何事亲，如何视疾，一直讲到如何研墨，如何握笔，如何写字……他一概没有听见，心中一遍一遍地回荡着众人的笑声。好不容易熬到放学，他默不作声地走回去，一路上不论刘骏如何逗他说话，都不发一言。到了路口，两人分手，他便独自沿着长廊缓行，快到自己屋子的门口，忽然一双冰手捂住他的眼，一个甜蜜蜜的声音从身后道：“这么早就放学了？”

他停住脚步，道：“放了。”

“没逃学罢？瞧你，什么也没带，哪里像个上学的样子？”说话人是个大眼睛的女孩子，一头浓发，笑起来眼眸流光，耳垂上两粒紫晶耳环在她的笑声中叮当乱晃。

他心绪恶劣，懒得说话，那女孩子偏缠着他，道：“你还没告诉我昨天究竟是谁打了你呢？是不是小虎？要不，是小金子？你倒是说啊！你



不说，我怎么找他算账呢？”

“不是，也没关系。”他又叹了一口气。

女孩子又道：“你今天为什么老是叹气？是不是上学上得不开心？”

“没有。”

“吃饭了么？”

“不想吃。”他走到屋里，靠在床上。

“你不理我，我可去玩儿了。”

“去吧。”

“我去玩儿，你替我照顾一下唐衢，好吗？”

他气乎乎地道：“姐，你不要烦我好不好？”

正说着，只见内屋里冲出来一个扎着冲天小辫的红衣男孩，见了子忻便叫道：“子忻哥哥！子忻哥哥！我想死你啦，你想我不想？”说罢将鞋一脱，爬到床上，便去抱子忻的脖子。

子悦连忙道：“乖唐衢，哥哥今天不舒服，你要乖乖的，不惹他生气才好。这屋子反正大，你自己随便玩儿好了，只有一样，可别碰你哥哥的宝贝金鱼。晚上你爹爹就来接你了。”

唐衢眨眨眼睛，从床上一跳，跳到子悦的身上，抱着她的脸啧啧一阵乱亲，鼻涕唾沫顿时涂了她一脸。他双手攀着她的肩，猴在她身上，细声细气地道：“子悦姐姐好香呀，我跟你出去玩，好不？我一定乖，什么都听你的。真的！”

“不成不成，姐姐今天可有顶顶重要的事情要干，你去了只会捣乱……还是留在这里好啦！”子悦三下五除二地帮唐衢穿好鞋子，他溜烟儿地跑到书房里找图画儿去了。

门轻轻地掩上时，屋子忽然暗了下来，子忻这才想起早起出门时吹了灯，惟一点着的灯笼又被唐衢拿到里屋去了。一缕阳光从提窗的帘缝中射进来，孤零零地落在飞罩旁的一只半人多高的花瓶上。描金的瓶口顿时溜出一道刺眼的金光。他连忙闭上眼，又想起潜龙斋里那一群男孩子的笑声、黎先生冷酷的嗓音以及自己摔倒时狼狈的模样。

其实他摔得并不重，趴在地上时却能想像出脑后十来双眼睛盯着他